

# 论劳动力资源流动

陈宇  
田小波

## 劳动力流动的重要作用

用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资源的流动性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是衡量一个经济机制优劣与否、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一个保持较高流动性的经济机制,将使国民经济结构可以随时得到调整,资源配置可以不断得到优化,供求关系的失衡可以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经济要素也可以按照效率原则得到重组。因此,流动性本身必将增加经济资源的价值。对于劳动力资源来说也是这样,通过教育、训练和健康投资等形成的劳动力资源的价值的实现和增殖,往

要通过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来完成。

劳动力资源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加速作用有时是难以估量的。例如,从上个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初,有5000万以上的人口离开欧洲,其中绝大多数迁移到美国,其余部分流向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智利、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此同时,数百万劳动力从中国和印度流向东南亚、南太平洋甚至非洲。这一历史性的劳动力资源大流动不但改变了世界人口格局,而且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现在发达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每年大约有10%的人通过流动变换工作。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国际间的劳务输出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经济支柱。

## 劳动力流动的类型

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的流动;另一类是非自愿的流动。所谓自愿流动,是指员工为了自身利益,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进行的流动。非自愿流动则是由于雇主的原因发生的流动,或者说是员工由于解雇或失业而发生的流动。经济学家认为,自愿流动是劳动力资源流动的基本模式。人们只有在自由选择的环境下,才能持续保持流动的

活力。

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通常把劳动力的迁移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企业内部的流动。即员工在企业内部各工种及岗位间的变换,它往往以提升的形式来实现。

(2)企业之间同工种的流动。即工人从一个企业转移到另一个企业,但自身从事的工种职业不变。

(3)行业之间的流动。指在社会经济结构变动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之间根据需要进行重新配置过程。在行业之间的流动过程中,职业和地区可能变化,也可能不变(如从机械加工行业的电工转为纺织行业的电工)。据美国劳动经济学家的统计,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劳动力流动中有约1/4是属于行业之间的流动,这反映了在这个时期美国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

(4)职业之间的流动,即员工变换了新的职业,(但是行业和地区可能并无改变)。据1972年的统计,美国劳动力中有近十分之一改变了职业。通常这是生产力发展、经济结构变动导致一些新的职业兴起,另一些老的职业衰落的结果。

(5)地区之间的流动。指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地区的迁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强调的只是其地域的变动,而不考虑是否改变了行业或职业。有时,(如在跨地区公司中)劳动者甚至没有离开原来的企业。

## 城乡劳动力流动

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以及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劳动力流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趋势是从农村流向城镇。究其原因,除了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使农村出现劳动力过剩外,经济学家们对劳动力的这种大规模转移的动因还有着不同的解释。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只要非农业生产部门能够支付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工资,劳动力转移前后的个人收入差额能够补偿城市中较高的生活费用以及背井离乡、脱离原来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心理成本,农业劳动力就会大量地流入城镇非农业生产部门。而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迈克尔·斯达罗则认为,造成农业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动因,主要不是眼前城乡收入的差距,而是未来预期收入的最大化目标,以及能在城市中找

到工作岗位的概率。也有的社会学家注意到,正在扩张的城市,其外来移民往往主要来自附近的农村。对某些人来说,城镇的文化生活、新鲜感以及亲朋好友的吸引,都是引起流动的重要动机。

无论学者们的观点有多少差异,可以确定的是城乡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的比较(目前的以及预期的)是引起农业劳动力流向城镇非农业部门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比较的结果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Mt=f(Wu-Wr)$$

式中:  $Mt$  为  $t$  时间内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劳动力数量,

$f$  为响应系数,

$Wu$  为城市工资水平,

$Wr$  为农村工资水平。

从这个公式可以明显看出,城市与农村的工资水平差距越大,对劳动力流动的吸引力越强。

专家们普遍认为,就一个国家内部来说,人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或者根据市场需要和个人愿望在不同行业、职业之间重新进行选择,对于个人及社会通常都是有益的。

### 国际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的国际间流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认为,国际移民古已有之,具有劳务输出这一经济特征的国际间劳动力资源流动也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流动又有了新的发展,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形式多样化了。目前,劳动力的国际间流动共有三种形式:第一是单纯的劳动力输出。这些劳动者以有组织的或另散自发的形式离开自己的祖国,前往境外的国家或地区谋生,提供自己的劳务。他们中间,既有体力劳动者,也不乏各种专门人才。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例如埃及和巴基斯坦等,这种形式的劳动力流动已经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对本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第二种类型是对外工程承包,即有组织、成建制地向国外输出劳动力。近二十年来,这种形式的劳动力流动发展很快,很多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的劳务公司,管理逐渐规范化。仅我国,以劳务形式开发对外劳务输出的机构就超过了一百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第三种形式是海外移民,这些移居者不仅在海外工作,而且正式在那里定居,成为永久性居民。虽然目前多数发达国家对于接受移民都做出了严格限制,但近年来以这种方式流动的劳动力有增无减。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扩大,劳动

力国际间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国家(地区)和输入国家(地区)。当前,主要的国际劳务市场有西欧、北美、中东、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据统计,80年代以来进入美国的外籍劳工达600万人以上(不含非法移民)。80年代初期,前往中东地区的外籍劳工也达600万人以上。海湾战争虽然使这一地区的劳务市场受到严重破坏,但随着战后经济恢复发展的进程,对外籍劳工的需求又开始增加,重返海湾已经成为各劳务输出国家的注意焦点。80年代中期,西欧地区的外籍劳工也超过500万人。据专家估计,80年代世界上的外籍劳工共约二千万人左右,随同他们进行国际间流动的还有相同数量的家属。

在海外劳工中,既有普通劳动力,也有熟练和半熟练工人,还有一批高技术人才。据经济学家估计,其中熟练与半熟练工人约占一半。近年来,国际劳务市场中出现了对技术人员需求逐渐增加的趋势。作为劳动力流出国,国际劳动力资源流动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专业人员流向国外,另一种是不熟练劳动力流向国外。对于专业人员来说,他们的流动一般总是会受到移入国的欢迎,但是,对于移出国很可能是一个损失。对于不熟练劳动力来说,输出国希望他们能在国外掌握新的技能,并能为本国创造外汇收入。尽管多数国家并不欢迎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入,但是事实上有一个庞大的国际劳务市场对之进行吸纳。

### 劳动力的经济合理流向

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存在着一个经济合理流向。一般来说,这是指人们从低工资职业转向高工资职业;从就业机会少的地区和行业转向就业机会多、工作条件好的地区和行业。经济合理流向是保持劳动力资源的自愿流动机制的基础。只有在经济合理的流向支持下,劳动力资源才能自动从不太需要他们的部门,流向更需要他们的部门;从发挥效率低的部门流向发挥效率高的部门,从而自动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

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往往是流动的最大动因。一般地说,人们总是从收入低的地区流向收入高的地区。但是,收入低的地区对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推力,小于收入高的地区对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拉力。这就是说,被吸引到经济发达的高收入地区来的人,不一定来自经济落后的低收入地区。同样,从理论上说,人们一般应当从就业机会少的地区流向就业机

会多的地区。但是,实际统计数据表明,即使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流动不存在行政壁垒(诸如身份限制和户口限制等)的干扰,经济落后和失业与流动的相关性仍然是不明显的。这是因为,尽管最穷、失业率最高的地区,对人们流动的驱动力最强,但是,往往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资源质量也是最低的,他们的实际流动能力(知识、技能、健康和财富)也是最弱的,以至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实际上没有流动的愿望和可能。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改变落后地区的面貌必须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入手。

### 劳动力流动的理论争论

尽管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源的流动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但是,对于劳动力资源的流动问题,特别是从宏观角度对于劳动力剩余型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流动问题,经济学界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观点。由此,对于劳动力资源流动投资的决策,也产生了重大意见分歧。

西方国家的多数经济学家比较强调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的积极作用,尤其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向城市迁移的积极作用。他们指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由边际生产率低的地区和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地区和部门转移,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当这种转移能够保持工资水平不随同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提高时,其对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加速作用,就表现得更为明显。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同时也是城市化的历史。这种“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模式以其“示范效应”极大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国都呈现出一种农村劳动力资源向城市流动的趋势。虽然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要比不发达国家高得多,但是近二十年来,越是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城市化的速度越快。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对这种趋势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必由之路。英国经济学家乔里(R. Jolly)曾指出,“那些强调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对控制这种流动的措施毫不关心。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采取什么政策去释放劳动,去增加这种流动。确实,他们提出的提高农业部门生产率的种种理由之一是,为城市工业化释放充分的劳动。”

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城乡劳动力资源流动模式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费景汉——拉尼

斯模型”(The Lewis—Fei—Ranis Model)。这个模型是由美国著名黑人学者刘易斯(W. A. Lewis)创立,并由费景汉(J. 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进一步推演完成的。这个模型强调农业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意义,强调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农产品的出现是农村劳动力资源向城市转移的先决条件。但是,他们提出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入城市的速度等于城市工业部门就业机会增长速度、以及城市工业积累速度的假设,后来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事实上,由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工业部门扩大的资本一般总是投入到技术比较先进的、节约人力资源的部门上。因此,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肯定不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工业资本积累的增长同步进行。此外,“刘—费—拉模型”中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城市的大量就业岗位空缺,以及在农村过剩劳动力耗竭之前,城市中的实际工资将一直保持不动,这样两个假设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与“刘—费—拉模型”中提出的假设情况正好相反。这些国家的城市中有大量失业,而农村并没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同时,尽管有公开的失业存在,城市中实际工资的绝对水平以及对于农村的相对水平都在上升。

西方国家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上,确实经历了一个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工业部门中,从而使城乡生产有了明显分工,促进了工业化,也促进了城市化。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工业化和城市化几乎是一个同义词。例如,美国从1930年到1974年之间,全部农业劳动力提供的总劳动时数从229亿小时减少到55亿小时,下降幅度达3/4。1930年美国的农业人口是3050万人,到1974年下降到930万人,共减少了2120万人,如果再加上这段时间内农业人口应当自然增加的数量1160万人,那么这一期间实际脱离农业的人口总数便达到了3280万人。这种变动被认为是现代最大的人口迁移之一。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等学者正是以这种历史经验为依据,为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劳动力资源转移和流动的模式,他们自认为可以解释和说明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流动趋势和经济发展变化过程。但是,由于没有真正把握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尽管“刘—费—拉模型”在论证劳动力资源流动对城市工业部门和乡村农业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有

重大贡献,给过学术界以重要的启发。但是,这个模型本身的理论价值和对中国实际政策建议价值看来都不大。

### 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劳动力流动

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人口数量过大,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现实。这里所说的人口数量过大,既包括农村人口,也包括城市人口。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占总人口70%以上的农村人口,有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如果不加节制地让其流入城市,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

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向城市地区自由转移,会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剧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经济不平衡。从劳动力资源的供给看,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流入会使城市地区求职者的增长速度超过本来就已经很高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从而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同时,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资源中,往往是农村地区比较优秀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比较高的部分,这又会进一步减少农村的高质量劳动力资源,加剧农村地区开发的困难。

从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方面看,由于城市就业压力加剧,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需要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福利压力的增大,(比如政府强制性退休、养老、和其他津贴的要求)使人工费用上升,工资性成本提高,使雇主方面越来越不愿意采用劳动密集性技术。这必然使城市就业困难愈演愈烈。

总之,不顾及实际就业机会而盲目流动的劳动力资源,不会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反而会成为破坏性因素。实践已经表明,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入城市,已经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成为这些国家不发达的一个标志,成为这些国家进步缓慢的原因。因此,发展中国家决不能盲目倡导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更不能盲目为劳动力资源流动提供大量投资,否则,就会导致战略性失误。

深入了解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流动的原因、条件及其后果,将有助于制定符合社会最大利益的劳动力资源流动对策。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城乡实际工资的差异是引起人力资源流动最直接的原因。因此,制定一种影响城乡实际工资的社会经济政策,是调节劳动力资源流动的简而有效的办法。因为这种政策会直接影响劳动力资源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

反过来又会改变部门和地区间的区域性经济活动、收入分配和劳动力资源变动的格局。

中国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十分突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9.8%,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72%;在农村中从事种植业的又占96%。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不到4亩。因而中国农村中存在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据有关部门测算,其总数约有1亿人。同时,中国城市地区也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由于人口增长率很高,在近二十年内中国城市新增劳动力数量相当大,城市能够吸收消化自身剩余和新增的劳动力就不错了。而且,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经接近城市现有劳动力总数。现有城市根本无法全部容纳。因此,农民进入现有城市的劳动力资源转移方针,对中国是不适宜的。

实践证明。我国近年来在城乡劳动力资源流动方面采取扶植小城镇的发展,扶植乡镇企业的发展等方针,实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针,就地发展小城镇,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向大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国营企业中每增加一个新工人,平均需要投入资金约为15000元;而通过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转移农业劳动力,在乡办、村办企业中每转移安置一个新工人,需要投资5000至10000万元;至于在户办和联户办的乡镇企业中,每转移一个农村劳动力,仅需要投资1000—2000元。另一方面,以这种方式每转移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约可增加净产值2000元。可见,通过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转移农业劳动力,可以为社会节约大量劳动力资源流动投资,同时又为社会创造出大量财富。

###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劳动力流动

对于国际间的劳动力资源流动,即使最彻底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了保护其自身利益不受侵害也不赞成完全自由。由此看来,任何自由主义都是有限度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对国际间移民作了种种严格限制。国际间的劳动力资源流动的主体一般都是成年人,而且一般都掌握某种专业技术、甚至带有一笔财富。对于流入国来说,外来劳动力资源有利于它们的发展。不过,即使如此,各国还要根据自己的特点作出严格的规定。如美国欢迎工程师、医师和有专长的其他科学技术人员,拒绝没有任何专长的人员,并有配额限制。而同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却不大欢迎学者、教授、工程师,却比较欢迎有熟练技能的一般工人。(下转第56页)

展中的变化、以及户籍政策和户籍的变动,进行各城镇人口的分析预测和区域城镇化水平预测。这样,不但区域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和预测不会因政策变动或政策地区差异受到影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实际情况,有了纵向横向的可比性,而且在规划乡改镇、县改市时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指标。

#### 四、结论

1、城市和城镇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城市化和城镇化概念亦如此。不同的城市(镇)化水平指标能说明不同的问题,但包括乡集镇在内的广义城镇化更适合我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国情。应把乡集镇纳入城镇范畴,作为我国城镇统计的基层。

2、以行政区划的市(镇)区作为城市(镇)的地域范围有许多缺陷,只有城镇建成区才是城镇用地规模的准确度量,相应的城镇人口规模也应当是在城镇建成区范围内的人口规模。因此,明确现状的和规划的城镇建成区是城镇化水平现状分析和规划预测的关键。

3、以市镇非农业人口或以人口普查中的市镇人口作为城镇人口都不能真实地反映城镇人口的现

状,并缺乏可比性。只有以包括乡集镇在内的城镇建成区常住人口作为城镇人口才能揭示各级城镇的人口,并使统计和预测指标具有可比性。

4、需要研究界定城镇建成区的指标,加强城建、统计、民政、公安等部门以及人口普查办公室对动态变化的各级城镇建成区及其常住人口的年度统计工作,使其统计数字具有准确性和法律的权威性。

5、以各级城镇建成区的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为基础,可以根据一定的指标,进一步划分出城市(镇)化地区、城镇组团和城镇带,作为城市与区域规划的重要依据。(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地理系)

#### 主要参考文献

1、周一星:“中国城镇的概念和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人口与经济》,1989年第1期。

2、周一星等:“对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市镇人口比重的分析”,《人口与经济》,1992年第1期。

3、孙蕴山:“小城镇及其定额指标”,《城市问题》,1992年第2期。

4、任世英等:“关于城乡居民点体系的层次规模分级与规划标准制定的建议”,《城市规划》,1992年第2期。

(上接第63页) 劳动力资源密集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把国际劳务输出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政策。向国外输出劳动力可以解决国内劳动力过剩问题,同时又获得外汇,并使自己的人员学得先进知识和技术,真是一举数得。目前,国际劳务市场容量还是很大的。但是,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竞争很激烈。因此,提高本国外派劳工队伍质量对任何一个劳务输出国都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菲律宾、南朝鲜等有明显的优势。

在国际劳动力资源流动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遇到的一个两难选择是既要送出自己有才华的人员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知识和技术,又可能因为他们学成不归而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因为这些人员的基础教育投资都是由发展中国家自己支付的,一旦他们不回来,就不能为自己的国家贡献任何力量。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印度、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曾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仅仅用行政、法律和政府间协定的办法很难阻止这种倾向的蔓延。一些发达国家尽管颁布过法律,或者与发展中国家签有庄重的政府间协定,但是,他们囿于私利总会以种种例外或借口留下他们需要的高级人才。发展中国家如果因噎废食,由

此而停止向海外派遣人员,蒙受的损失可能会更大。开放和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自己的高级人才群体。而这样的群体只有在国际经济和科技舞台上,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地区,在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和东西方文化的对抗撞击中,才可能迅速磨练造就成功。因此,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环境和教育力量培养自己的人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策。但是,同时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吸纳高级人才和鼓励他们学成后回到国内工作的机制和政策。包括对归国人员提供特别优惠的物质条件、工作环境和事业成功的机会,建立吸收他们工作的专门岗位等等。用于这些方面的投资,也属于劳动力资源流动投资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作者工作单位:陈宇 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田小波 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

#### 主要参考文献:

1、舒尔茨:《人口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1981)

2、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1990)

3、吉力斯等:《发展经济学》(1989)

4、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1991)